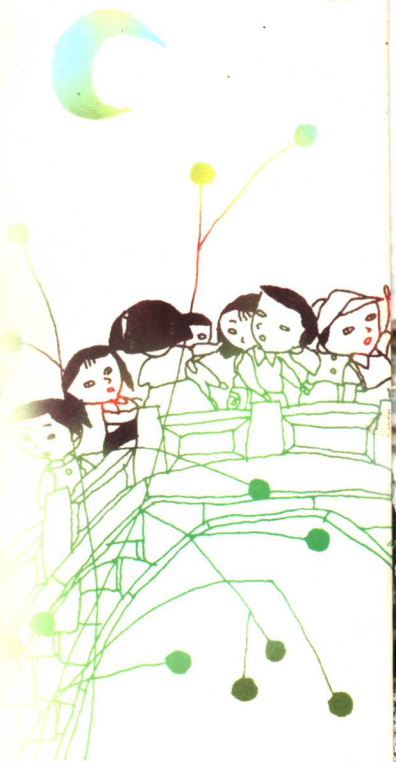


巨人丛书

肖道美

# 莘莘学子谣



少年儿童出版社

巨人丛书

**JUREN**  
CONGSHU

---

# 莘莘学子谣

肖道美

少年儿童出版社

## 莘莘学子谣

肖道美 著

杨宏富 插图

刘泽岱 封面图

陶雪华 装帧

---

责任编辑 周 晴

美术编辑 庄俊豪 侯强华

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火正宇

---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邮政编码: 2000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吴江伟业印刷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插页 8

字数 74,000

1996年11月第1版

1997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数 11,001—21,000

---

ISBN 7-5324-3138-X/I·1332(儿)

定价: 8.30元



## 作者简介

肖道美,男,江西省吉安市人,1942年生,1963年毕业于井冈山大学师院中文系,现供职于上高县文联。从事少儿文学创作30余年,发表作品150多万字,有多篇作品获奖。江西省人民政府曾授予“儿童少年先进工作者”称号。

## 成年人的少年梦(代序)

三十年前,他踩着泥泞小路离开了家乡。

三十年后,他又从泥泞小路回到了家乡,从梦中回去的。

他到了村里。他的村子很小,十多户人家。东边有一口碧波荡漾的水塘,水边有一个青草茵茵的小山坡,西边是防守盗贼的围墙,南边则是一片肥沃的稻田。一条大江从田野中流过,唱着歌,画着画。村子四角各有一棵古老高大的樟树像绿色卫士一样守卫着每家每户。

他便在水塘中与伙伴们戏水,在樟树下骑在像马背象牛脊的树根上玩耍,在小山坡上跟叔叔伯伯一边聊天一边望着远方城里的灯光,在那条大江中划着小船走向太阳升起的地方……

他觉得这一切都很美好,就将它们写成诗画成画,把家乡的故事告诉很多像他离开家乡时那般年纪的少年。

他还觉得他的村子不够完美,小山坡上应开辟儿童乐园,水塘中应有五颜六色的金鱼,樟树上应挂着色彩绚丽的霓虹

灯，那条大江上应有数不清的长虹。特别是那陈旧的围墙应该拆除，让城里的车子开过来，车上坐着很多少年朋友，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然后又载着村中的少年到北京上海去，到欧洲美洲非洲去……

他便把这些也写进诗中画进画中，日日夜夜编织童话般的梦。

他想，这个梦是会成为现实的。



## 目 录

|                  |    |
|------------------|----|
| 成年人的少年梦(代序)..... | 1  |
| 莘莘学子谣.....       | 1  |
| 乙班人物志 .....      | 69 |





莘莘学子谣



## 上 篇

上午上语文课，我翻开课本，内中夹着一张精美的信笺。慌乱中触着了语文老师、班主任高老师威严的目光，我像偷儿似的忙将信笺揉成一团塞进口袋，下了课我跑到厕所，展开纸团，上面写着：

傅宏：

为什么迟迟不见你的回信？没看到？不可能。是我亲手夹在你的语文课本中的。你对我没有好感？不可能。我多次发现你偷偷地注视过我。每次遇见你的目光时，我就很不自在，心跳得慌，脸也一定红了。我开始朦胧地意识到：你一定会走进我的人生旅途中。

我这是第二次给男孩子写信。第一次是你，第二次也是你。上次信中我说过：我是不轻易给

男孩子写信的。因为他们都冷冰冰的,使我讨厌,但你是一个例外。

说句真话,不,每句都是真的。我已经度过很多个不眠之夜。妈妈都说我瘦了,几次要我到医院去检查是不是有病。还问这问那警惕地注视着我的言行。亲爱的妈妈哪里知道女儿的心事?

快到深夜十二点了,我不得不搁笔。要是妈妈闯进来看见我是在给一个男孩子写信,她会气得发疯的。

傅宏,我约你去看电影,你一定要去。

恭候佳音。祝

心想事成

汪晓菊      ×月×日

在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接二连三地收到几封类似这样的信。什么原因我不知道。因为我有一米七的个头吗?班上比我高的大有人在。因为我是学校足球队的自由中锋吗?我们班上还有篮球队长、长跑冠军。是我有时讲话幽默吗?我的幽默水平远远落在几位故事大王的后面。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偷偷注视了我尊敬的女同学而害得她们脸红心跳。我更不知道为什么我是讨厌的男孩子中的例外。当然,我更不能担负女同学失眠、消瘦甚至生病的责任。以前,我对这样的信一概置之脑后不予理睬。这,引起了女同学的强烈反感。

有的在我眼前故意和其他男同学说笑嬉闹，要引起我的嫉妒。有的碰到我时横眉竖眼地高唱：“万里长城永不倒……”有的则鼻子一哼脖子一扭，眼睛转移到头顶上了。我似乎还听到她们在心中狠狠地诅咒我：“有什么了不起？一根电线杆！”

“电线杆”是我的外号，说我瘦精精的高，从女同学口中说出还有另一层意思：无血无肉麻木不仁。

这使我很困惑很苦恼。我知道我亵渎了她们珍贵的感情。在我们这所纪律森严的学校而又面临升学考试之际，她们敢这样大胆地传递信笺需要很大的勇气。我的老爸遭受过女人的欺凌而跛居使我对女性没有好感，更不愿在毕业前夕因言行不慎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只是钦佩女同学有这种勇气而已，我仍然把我的兴趣放在足球上。因此，尽管读了信后有几分钟最多一个小时的茫茫然不知所措，但我没有失眠，更没有消瘦——我没有瘦的资本：再瘦，电线杆要变芦柴棒了！

从厕所中出来，我差点迟到。匆匆跑进教室时我不禁看了汪晓菊一眼。我在此声明：我有意地偷偷地注视女孩子，这是破天荒第一次。

汪晓菊，文文静静又有点腼腆，小巧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特大的近视眼镜。她的学习成绩特别好，尤其对历史考古学感兴趣，据说她还收藏了不少古钱币。她不疯不闹，大概因母亲长年寡居的缘故，在女同学中离群索居，在男同学面前不敢抬头——或者是讨厌吧——想不到她会给我写信！

要不要跟她去看电影？

我决定不了。中午我去找教我们政治的史老师，请他帮

我拿主意。

所学各科我最讨厌的是政治。但在教过我的每位先生中,我最尊敬最喜爱的是史老师。

史老师已近天命之年。一看他那一头长发你就知道他挺“解放”。据老师们传出的信息,全校一百多名教职员工中,他是第一个脱下四个口袋的服装而穿上西装打上领带的,是第一个下舞池上卡拉 OK 厅的。他上课从不枯燥无味地讲得唇焦口燥,而是于娓娓而谈中将生活里出现的事情信手拈来解剖,时时引得我们捧腹大笑。更让我们亲近的是,他不像我们的班主任高老师和其他老师,要么是警察,要么是保姆。因此,我们都乐意找他谈话,有什么难题也喜欢去请教他。

我敲开了他的住房门。

他正在批阅政治试卷,见我进来,双手捋了捋长头发,指了指沙发请我坐。

我坐下后把汪晓菊信中的内容讲给他听。当然,我没有说出汪晓菊的名字。

史老师听我讲完后,说:“先让我猜一猜,这位女同学是谁?”

他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吐出一个一个小圆圈。吸了三口后他报出了汪晓菊的名字。

真钦佩他洞察秋毫的本领。但我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史老师也没要我证实。

我问：“要不要同她去看电影？”

他饶有兴趣地反问我：“你的意见呢？”

我说：“我自己有主意，就不会来请教你了。”

他笑着说：“我相信你会很好地处理这个并不棘手的问题。”

我将以前不理睬的态度和这种态度引起的恶劣后果告诉他。他笑了一阵后，说：“那你就换另外一种态度嘛！”

我惊诧。说：“这么讲，你是同意我和女同学约会看电影了？”

史老师不正面回答我，说：“一个问题的答案往往不是只有是和非的两个方面……你不去，汪晓菊又要几个夜晚睡不着甚至生病。这次考试，她的成绩掉下来了，想不到原因在你这里。”

我只好说：“那好，我去试验试验。”

史老师意味深长地笑道：“我等着你的试验报告。”

我没回汪晓菊的信，只是在放学回家时故意不走。

汪晓菊似乎心有灵犀，也磨磨蹭蹭不离开教室。没有其他人了，我说：“喂，什么时候去看电影？”

糟糕透顶！怎么没叫她的名字，而像一些丈夫称妻子那样“喂”了一声？

汪晓菊脸上红霞纷飞，很高兴：“星期六晚上吧。”

我说：“好，我在电影院门口等你。”

她说：“不，门口人多。你在电影院对面的石拱桥上第三盏路灯下等我。”

她一定早就想好了，说得很顺溜。

我同意后幽默了一句：“今晚你不会失眠吧？”

她抿着小嘴巴一笑，匆匆走了。

星期六吃过晚饭，我买了电影票后便站在石拱桥上第三盏路灯下等汪晓菊。

我们这座城镇前三年还是县制，现在改为市了。古老的浮桥和现代化的钢筋水泥双曲圆拱桥很不协调地架设在小河上。河的南面是冷落了旧城，歪歪斜斜的木板房在河边挤成一条窄窄长长的街道，河北则是新区，宽敞的街道两旁竖立着高楼大厦，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在五颜六色的广告牌前闪烁烁烁。

浮桥头河南一方的贞节牌坊和我们学校大门后的状元桥及城北的接官亭是这座城市的三大古建筑，居民们往往以此为荣而津津乐道。一代一代的后辈们大凡都经历了这样的启蒙教育：先瞻仰贞节牌坊以不忘祖宗的德行，再临中学的状元桥以体会求学的重要，最后到接官亭熏陶做官后的荣誉。于是古风习习弥散于城内城外，这个城市也被上级授予“文明”的称号。

正是晚春天气，小河的黄昏很迷人。金浪生辉银波荡漾，灯影、月辉、星光在水中形成一片瑰丽。这是谈情说爱的最佳季节，但并肩挽手的青年男女并不多，偶尔有一两对，行人便像看猴子似的瞪着他们，害得他们惶惶然分开，分开以后又靠



拢，靠拢以后又分开。这种滋味恐怕不好受。

我更尴尬紧张，心怦怦怦跳得直响。等了几分钟像等了几年似的。

汪晓菊怎么还不来？我东张西望搔首踟蹰。想想，可能不对。石拱桥上一共有十盏路灯。从桥南数起，桥北的第三盏是桥南的第八盏。汪晓菊家在桥南，应当从桥南数起。石拱桥高高的拱起一个弧状，桥北望不到桥南。如果汪晓菊在桥南的第三盏路灯下等我，而我却在桥北的第三盏路灯下等她，岂不阴差阳错！

我立刻跑到桥南去。

在桥南呆了一会，汪晓菊还没来。想想，还是不对。她分明说的是电影院对面的石拱桥上，肯定该从电影院那边数起。于是我又慌慌张张从桥南跑到桥北。呆了一会，又不放心，又往桥南跑。后来我懵了，到底是桥北的第三盏还是桥南的第三盏？我肯定不了，只好桥北站一站，又到桥南站一站。我不断地在桥上走来走去，引得几个摆小摊的老太婆老大姐都睁大了眼睛盯着我，以为我不是精神病就一定在动什么歹念想掏她们的荷包，或者认为我会从桥上跳到河中去。我被她们觑着，心虚虚的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要不是怕汪晓菊夜晚失眠，我早就逃之夭夭了。

天已黑，离电影开场时间已经不多。谢天谢地，汪晓菊终于在夜幕中出现了。

她今天梳洗一新，近视眼镜的镜片特别鲜亮，扎在马尾巴上的红绸子像一朵大红花开在后脑勺。